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年是一个形容词

田秀明

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小时候一听到这样的顺口溜,就知道快过年了。进入腊月,年的脚步便越走越近了,轻盈盈地一推,年的大门敞开了。

年是什么?我的思绪在奔腾着,年在我记忆的日历里一页页翻过去,翻过去……

年是灶膛里的火苗,映在母亲脸上的笑容,红扑扑的。腊月二十四以后,家家户户开始忙于年事,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了。这时候最忙碌的地方一定是厨房,那一支支烟筒里,整日里冒着一股一股的青烟,空气中弥漫着稻草的糊味,耳鼓里塞满了锅铲碰撞发出的“嚓嚓”声,花生、蚕豆在锅里跳跃着。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,母亲忙着烩团蒸糕,捏包子切糖,一笼笼,一屉屉,雾气腾腾,味香诱人,直馋得我们一帮猴小子们在厨房里进进出出,左一个包子,右一把糖,把小小的肚皮塞得满满的,母亲嫌我们在一旁碍事,总是笑着骂把我们轰出来。

年是门槛上的对联,写下父亲心中的祝愿,喜盈盈的。年三十这一天,家家户户都要在自家的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,洋溢着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喜气。我们家的对联都是父亲自己写的,父亲从来不肯到街上买来贴上。父亲只有高小文化水平,说实在的,字写得也不咋的,但父亲年年在八仙桌上,弯腰、弓背,手握狼毫,点横撇捺,一丝不苟且其乐融融地写起对联来,

“妈妈,电视里老说年味儿,什么是年味儿呀?”女儿快快地说。

“年味儿就是年的味道呀!譬如贴春联、贴福字、挂灯笼,这些都是年味儿。”我认真地告诉她。

“哦。”女儿失望地回答我,“过年一点儿味道都没有。”

听她如此说,我很惊讶。想起小时候的我多么盼望过年呀。于是我决定和孩子一起去寻找年味儿,让她爱上过年。

来到超市里,看到琳琅满目的年货,女儿惊叫起来:“呀!这里有年味儿。”我带着她到菜市场逛了一圈,看到大家都在采购鸡鸭鱼肉,女儿惊叫起来:“哇!这里也有年味儿。”我带着她回到乡下老家,大家都在欢天喜地备年货,忙得热火朝天,女儿感叹道:“啊!这里更有年味儿。”

“是啊,到处都是年味儿。只要你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,就会看到过年是多么开心的事,又是多么幸福的事。”我总结道。

以往过年,春联、福字我都是买现成的,女儿很少过问;今年,我觉得有必要让孩子参与到制造年味儿中来。

于是我说:“宝贝,今年我们家的春联、年画和福字都由你来完成,如何?”女儿没想到我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她,又惊又喜,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我买来红纸,和女儿一块儿裁成长条;女儿摆好笔墨,认真地写字。这是她第一次写春联,春联的内容是“一帆风顺年年

边写边自个欣赏一番。父亲写的对联都是从报纸杂志上抄来的,有赞美山河的,有教育子女的,有励志的,有祝福的,父亲说都是他心里想说的话。

年是身上的新衣,承载孩子童年的快乐,傲娇娇的。年夜饭吃过以后,母亲便要我们早早上床,母亲也照例会在我们的枕边放上新衣新裤,新鞋新袜,一只红包轻轻地压在枕下,以及一只小碗,里面放上几颗蜜枣和糖果,母亲一再叮嘱,早上起来先要吃了蜜枣糖果,这样嘴巴会甜一年的。一大早我们就换上新衣服,拿着父母给的压岁钱,而小伙伴们也都穿上了新衣,早就等在外面比比谁的新衣服漂亮,谁的压岁钱多,然后一同开心地燃放鞭炮。

俗话说“大人盼栽田,小孩盼过年”,童年时好不容易盼来的过年总是过得特别快。以前,读刘墉先生的《不识年滋味》,对先生“去国愈久,对年的感觉愈淡,倒不是忘了怎么过年,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年,还怀疑干嘛要过年。”很是不理解,如今再读先生的文章,终于明白了先生当时是怎样一种心境。

现代人的生活条件好了,用父母的话说,现在吃得也好穿得也好,天天像过年似的,过年不过年都是一个样。又是一年新年到,但是儿时过年的感觉,依然在我的内心里涌动着,年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都是一个形容词。

好,万事如意步步高”,横批是“吉星高照”。虽然女儿的字写得并不怎么好,但她很快乐。她说会努力练好字,以后我们家的春联都由她来写。

我们家有好几年没有贴过年画了,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年俗呀。我决定,让爱画画的女儿自己画一张年画。画什么好呢?我想了想,让她画个大鲤鱼吧!铺开画纸时,她问我:“妈妈,这张画要贴在我家大门上吗?是不是很多人能看到呀?”“当然,来我们家的所有人都能看见。”我认真地告诉她。女儿听了,更加认真地画了。

画完年画,我们开始剪窗花。我在网上找了几个剪窗花的视频,女儿没看几遍就学会了。她高兴极了,嘴里一个劲地说:“没想到我也能剪出这么美的窗花!这个贴餐厅、这个贴卧室,那个贴奶奶的房间里。”她一口气剪了二十来个福字,见有多,又给楼上楼下的邻居都送了好几张。大家都夸她是个心灵手巧的小姑娘。

“妈妈,我又有了一个想法。”送完福字,女儿跑上楼兴致勃勃地说:“我今年要好好练字,争取明年的春节给所有邻居都送一副春联。”

看着她自信而快乐的样子,我知道,这个春节她一定过得非常有意义。我还给她买了一套新衣裳、一顶新帽子、一双漂亮的鞋子,准备大年初一的早上放在她的枕边——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,这也是该有的年味儿呀!



向往的生活

李秀芹

老伴老洲一到冬天,便开始期盼一场雪,纷纷扬扬下一夜,下半米厚,大雪封门,提前在家里屯一袋米、一刀肉、一篮小干鱼、几棵白菜,一周不用出门。窝家里炉火旁的摇椅里,持一本古书,边看边吟唱。雪水煮茶,茶水在火上“咕嘟咕嘟”沸着,氤氲出一首一首的诗词。雪在窗前飞舞,路上空无一人,没人拜访,无人骚扰,就这样一个人静静地待上数日,看书、喝茶、听雪落的声音。这是老洲向往的冬日。

老洲盼呀盼呀,总也盼不来雪,于是,老洲一个冬天总是抱怨。

有一年冬天,我们这里没下一场雪,无雪的冬天,皮肤干燥,心情也跟着烦躁,我和老洲商量要不要去东北看雪景,老洲说要去也需避开城市喧嚣,去东北乡下,寻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之处,做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。

老洲这个想法很难实现,听东北的朋友说,近几年东北的雪也不及往年了,早先一到冬天,东北的大雪一场接着一场,整整一个冬天路面都被冰雪覆盖,现在一个冬天下不了几场雪,下完过几天就化了。

跟邻居老张吐槽老洲的烦闷,老张说,老洲这是心情想冬眠了。

老张爱好画画,擅长画山水,他送我几幅雪景山水画,让我带回家挂书房。老洲看到那些画甚是喜欢,忙铺开宣纸临摹起来。我出门买菜,买了一个礼拜的粮草,鱼肉菜都备齐,然后回家告诉老洲,从此刻开始过大雪封门的日子。每天读书、画画、喝茶、听雪。老洲笑问,没雪,听哪门子雪?我回,听心雪,纷纷扬扬在心里下一场大雪,覆盖一切嘈杂。从今天开始就做一个幸福的人,不用关心粮食和蔬菜,过自己想过的日子。

那几天,我和老洲闭门谢客,儿女的事情也不管了,骗他们说我们外出旅游了。我和老洲在家里一人捧一本书,各看各的,看累了便坐一起喝茶,聊过去的事情,我们小时候的事情,年轻时候的事情,聊孩子们幼时的趣事。聊饿了,我便起身做饭,老洲打下手,简单做两个小菜,然后开一瓶酒浅酌,酒杯一碰便滋生出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小美好。

晚上我俩坐在阳台上,遥望天空高悬的明月,那么冷那么静美。我有多少年没有抬头观月了,几十年来为了生活匆匆又匆匆,辜负了多少岁月静好。如今人到老年,应该适当停下来,静心冥想:天将暮,雪乱舞,半梅花半飘柳絮。江上晚来堪画处,钓鱼人一蓑归去,将深藏心底的柔美画卷缓缓打开,让自己回归最原始的内心世界。

农人期盼一场雪,是基于对丰收的渴望,远离土地的人对雪则赋予了诗意和静美。大雪覆盖一切,世界白茫茫一片,活在闹市也有了半归隐的惬意。

冬日,因为期盼一场雪,便有了向往的生活。

和孩子一起找年味儿

刘亚华

